



陈永贵

谈谈

科学种田

农业出版社



读读

科学种田

● ● ● ● ●

談談科學種田

陳永貴

農業出版社

谈谈科学种田

陈永贵

农业出版社出版

北京朝内大街130号

(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装订

统一书号 16144.1629

1973年3月北京制型

开本 787×1092毫米

1973年4月初版

三十二分之一

1973年4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字数 10千字

印数 1—229,000册

印张 四分之三

定价 六分

毛主席语录

农业学大寨

放手发动群众，一切经过试验。

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，
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，自然界也总是
不断发展的，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
平上。

談談科學種田

陳永貴

《紅旗》雜誌編者按：這是一篇總結科學種田經驗的文章。文中強調指出，要實行科學種田，必須用社會主義思想教育農民，發揚艱苦奮鬥、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，認真落實毛主席制定的農業“八字憲法”，下硬功夫，花大力氣，充分發動群眾，一切經過試驗。文章運用了革命的辯證法來說明問題，語言也很生動活潑。

在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指引下，全國各地開展了農業學大寨的群眾運動，取得了許多新的經驗。這裡，我談談大寨大隊和昔陽縣科學種田的體會。

大寨的自然條件，過去的情況是：“山高石頭多，出門就爬坡，地無三畝平，年年災情多。”解放前，一畝地產量不過百斤關。我在小時記得，天時最好，全村總產量上八萬斤，這就算是豐收了。那時候種的山坡地，地

块很小，八百多亩耕地，就有四千七百多块，几块才够一亩。解放后，我们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，走了农业合作化道路，依靠了人民群众的力量，艰苦奋斗，自力更生，经过二十多年的时间，终于把这个贫困的面貌改变过来了，由低产变为高产。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地变成了高产稳产田。就是一九六三年，遭受特大洪灾，除去被洪水冲走的地亩以外，每亩平均还产八百斤粮食，每户平均卖给国家余粮三千斤。一九七二年，又遭到了一次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特大旱灾，八、九个月没有下过一场透雨，全年雨量只相当于平常年份的五分之一左右，但产量每亩还在九百斤以上。为什么在这样严重的洪灾和旱灾面前，大寨田的产量，并没有减下去，仍然一直保持高产稳产呢？这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，二十多年来大寨党支部带领贫下中农，发扬艰苦奋斗、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，战天斗地，大搞科学种田的结果。

我们要科学种田，就必须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制定的农业“八字宪法”。土、肥、水、种、密、保、管、工这八个字，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认真运用起来，那效果是非常大的。但是，这要经过艰苦的努力，才能做到一一落实。

首先是土。就拿土地基本建设来说，有了大寨田，

才有大寨产。而大寨田却是经过艰苦奋斗建成的，是下硬功夫改造过来的，并不是在口头上说成大寨田，就成为大寨田了。有些地方光要求大寨田，不要求大寨产；整修大寨田，只是刮刮地边，垒垒地堰，刮刮胡子，剃剃脸，口号喊成大寨田，却看不到大寨产，那就降低了大寨田的标准。要达到象大寨那样的真正的水平梯田，就得作很大的努力，下很大的功夫来改造它。这样才能做到土地逐年变化，产量逐年增加。

从一九五三年到现在，我们大寨每年都要大搞土地基本建设，这是我们增产的主要措施。什么时候搞呢？主要在冬季搞。北方同南方的条件不一样，我们那里大部分是一年种一作，无霜期只有一百四十到一百五十天。在过去，是过冬闲，合作化以后，我们不过冬闲了，把冬闲变成冬忙。冬季是整地的大好季节，能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。我们回忆了过去所谓“冬闲”是怎么一回事，现在为什么要过冬忙。这个“忙”和“闲”是两个社会不同的对比。旧社会贫下中农过“闲”，是过不去的。给地主干上一年活，到了冬天，冰冻三尺，地主就不用长工了，只好过“冬闲”回家去了。回家怎么能过冬闲呢？住房没房，吃粮没粮，穿衣没衣，花钱没钱。在冬闲期间真正的贫苦农民冻死饿死的不少。这

都是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结果啊！在冬天想劳动，去那里劳动？没有土地，连山坡也被地主霸占了。真是有苦没处诉。当然，地主过冬闲舒服了，他们剥削人民还能不舒服吗？解放后，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打倒了地主阶级，广大农民翻了身。为了改变落后面貌，年年集中在冬季到春季来专门整地、积肥，这两个季节至少有五个月的时间。土地年年整，不仅增多了耕地，而且提高了地力。在我们那里，是十年九遭灾（旱、洪、风、雹），虫灾少一点，因为冬天气候寒冷，虫害不严重，除了虫害，其它灾害，样样俱全。没有灾，应该增产。那么有灾、多灾，就不能增产吗？不一定。还是要争取增产。经过艰苦奋斗，土地逐步增多，地力逐步提高，产量逐步增加，物质变精神，精神变物质，这是在实践中肯定了的。在大寨，冬季在零下二十多度，刮风下雪，都挡不住社员的干劲，照样出勤，照样干活。冬季几乎比夏季还要忙。群众的口号是：“冬天忙，秋天才能多收粮。”我们要为社会主义建设增加财富，为支援世界革命做出贡献，没有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是不行的。

大寨过去的土地，叫做“七沟八梁一面坡”。地块很小，大部分都是坡地。为什么过去产量那么低？这是

水土流失严重造成的。“地里上肥地边流，冲走肥土露石头”，就是因为地不平。一到夏季降雨，地里的肥料冲走了，土也流走了。土层本来就薄，走了肥料，走了土，走了水，那只有留下石头啦。这样的地不改造，那能有什么高产？我们将坡地逐年改造成水平梯田，把七条干河沟，通过逐年治理变成了沟坝地、岭梁地，有土的打土桩，有石头的垒石桩，总之千方百计把水土保住。保住了水也就保住了肥，保住了土，这叫“三保田”。由过去的“三流”（流走了水，流走了肥，流走了土），变成“三保”（保水、保肥、保土）。这样年年做这“三保”工作，地力就能年年提高。再加上扩大耕地，治沟，治山，年年有得力的措施，所以没有因灾减产。大寨贫下中农的说法是：“大灾少减产，小灾不减产，无灾大丰产。”

在大寨修一亩梯田的确是不容易的，因为坡上尽是石头，没有土，打起坝以后，还得从别的地方运土。修一亩梯田起码要二百多个工。有人认为这太不合算：“花那么大的工修一亩地，不如干别的活，找个副业门路能抓到现钱。”从当年看，投工确实是不小的。可是从长远看，这一亩地不用多算，算上五十年吧，一般亩产收上八百斤，五十年又产多少呢？不能光看眼前，要看长远。从长远看那是价值很高的。我们决心修治，

把七条沟，八道梁，一面坡，都变成了高产稳产田，遇上去年二百多天大旱，沟坝地的亩产都不低于一千二百斤。这些沟坝地是从无到有的，要是没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没有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，那沟恐怕还是干河沟吧！

治山、治沟，都充满着阶级斗争。一九五四年我们计划要治理那七条干河沟，贫下中农当然满意，但是，地、富、反、坏对我们治沟是反对的，是破坏的。他们说：“人不和水斗，鸡不和狗斗，你们有多大本事，还敢和这龙王爷斗！”龙王爷有什么了不起呢？我们不是斗了吗！现在它不是服服帖帖了吗！社会的改造和自然界的改造都是靠我们劳动人民斗出来的，这七条干河沟已经被斗成高产稳产田了。

大寨田，有的同志管它叫“海绵田”。为什么叫“海绵田”呢？主要是活土层厚。不是光看地面很平，而下边却又寡、又硬、又死、又冷。“海绵田”起码也有一尺以上的活土层，就是能长庄稼的肥土层。长庄稼最好的是黑土、红土，可我们那里是白土和沙土，这都是自然形成的，但劳动人民可以改造它。白土地要垫上红土，逐年垫就变成了两混土。人们非常喜欢黑土和红土，当地社员的说法是：“红长，黑长，白不长。”因此要

调剂土壤，不是调剂一下就不理它了，而是要年年调剂，连续调剂。白土搅红土，沙土搅粘土，这样劣地可以变成好地，瘦地可以变成肥地。在科学种田方面，这也是重要的一环。

大寨社员常说，土地不变样，产量不变样。当然要土地变，首先得要思想变。还是旧思想，就不会改造土地，旧的土地，怎么会有新的产量呢？就是说，要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农民，才能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。在这里，领导带头很重要。社员们说，车皮跑得快，全靠车头带。不管是搞土地基本建设也好，科学种田也好，管理也好，做人的思想工作也好，都离不开领导带头。光是空说，领导不带头，说得再好也办不到。

毛主席教导我们：“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。”农民对科学种田，不是你光给他讲就能认识了，而是得反复实践、认识、再实践、再认识，逐步提高。我记得那时科技人员下去以后，常把科学道理讲给我们听，但不少人就听不进去，听了也不相信，以后经过实践，才逐步认识的。我举几个例子：

过去我们种谷子，有一种白发病，当地叫“芦心谷”，就是不秀穗，不结籽，危害相当严重。科技人员说，这种谷子传染，拔起来不要给牲口吃，牲口吃了，拉下

的粪还有传染性。可是在夏季我们那里的牲口没饲草，得靠白发病的谷子做饲草，不叫牲口吃，群众接受不了。有人说，这倒怪，它怎么会传染呢？后来我们把害白发病的谷头剪下来，专门沤了一坑肥料，第二年上在一亩地里，在这亩地里种和上一年一样品种的谷子，结果，这一亩谷子有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是白发病。我们就组织全县进行参观，群众亲眼看见了这个危害，也就由不相信到相信。以后对白发病，不仅早治，而且还要毁掉病株，不让它再传染。

玉米黑粉病，我们当地叫“黑霉”，就是黑包，危害也相当大。按科学道理讲，也是有传染性的，应该随时发现随时毁掉。但开始也不相信。有一年秋收完了，玉米秆都在地里放着，冬天为了怕牛羊糟踏了，就集中到一块地里保存起来，黑霉干了，黑粉都落到这块地里。第二年在这块地里种上玉米，结果，又是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发生黑霉。这样又教育了干部，教育了群众，以后随时发现随时毁掉。

上农药，开始人们也认识不了。搞农药拌种，那么多籽，一点点药，多上一点有什么危害性呢？后来专门弄了几斤籽，加大了农药的比例，比如一百斤要上一两，我们多用一倍或者两倍，看它有没有危害。结果

拌种以后，连一株也没出来。后来我们才严格掌握农药比例。

毛主席教导我们说：“一切经过试验”。由开始不相信科学到掌握科学，都是试验、实践的结果。在种植方面，我们开始搞合理密植，人们也闹不通。他们说：“稀的还长不起来，密植怎么能行呢？”过去种玉米，一亩只种七、八百株。为了合理密植，想增种到一千二百株。群众认识不了，接受不了，说是：地力不高，肥料不足，俗话说，玉茭地里卧下牛，还嫌种得稠，那密植要造成减产，该怎么办哩？这时候我们就搞试验，建立试验田，就是干部试验田，群众试验田，小片试验，大片推广，既试验品种，也试验稀植和密植，也试验时间（就是节令，早种、晚种等），总之是搞各种各样的试验。通过试验，群众才逐步认识了密植的好处和优良品种的作用。

密植是和气候、地力、施肥能力等各方面条件相结合的，不能单纯为密植而密植，要量力而行。密植最需要地力高，肥料足，水分多。而我们那个地方，是十年九旱，没水浇，都是旱地。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我们和贫下中农一起研究，要为密植创造条件，就得下决心解决土层薄、水分少、肥料不足的问题。要密植就必须增加土层，要增加土层就必须深耕。不能深耕就不能

为深种创造条件，不深种就解决不了十年九旱、地里水分不足的问题。在过去没有机器的条件下，套两头牛耕过去就算深耕了，最深也不过二至三寸深，再想深，牛就拉不动了。怎么办？这就实行套耕。就是前边用两头牛耕，后边再用一头牛顺着犁沟耕，前边耕上三寸，后边再耕二寸多，合起来就是五至六寸深。

活土层增加了，但还不能多蓄水。旱地不能多蓄水，又要搞密植怎么办？过去播种以后，苗出土一尺左右，就是用锄头锄，顶多锄一寸深，有的只是划破个地皮。我们要千方百计让旱地多蓄水，就在苗出土一尺左右，不用锄头锄，改用镢头刨了。一尺长的镢头一刨就是一尺深，比秋耕的深度增加了一倍。但问题又来了，有人说：“地里本来水分少，那么样一刨，经过风吹日晒，把水分都吹跑了”；“苗出来那么高了，刨那么深，把苗根刨断了，对苗有伤害”，等等。究竟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？老贫农说：过去给地主扛长工，那里土层薄那里就种瓜，种瓜行距株距都大，有大量的空地。夏季下了雨，地主还怕长工没活干，让用镢头深刨瓜地，刨一尺以上。这瓜地连续几年不管种什么庄稼都长得很好。他们根据自己的实际体验，觉得深刨有道理。我们又在试验田里进行了试验，深刨终于实现了。大多

数人接受了这种做法，也还有少数人接受得不那么深刻。他们深刨带着情绪，你让他刨七、八寸，他一刨就是一尺多。但这一深，深出好处来了。深刨后十多天降了一次雷阵雨。以往一下雨，水过地皮湿，都流河里去了，人们跑去看河。可是这次看河等了半天没有水。怪！下了这么大的急雨，为什么河里没水？到地里一看，水都在地里，因为深刨的地一个堆一个坑，遍地成了小水库，水一点也没有跑掉。又过了几天，苗长得又黑又绿。这一下社员们满意了，他们认识到深刨不仅刨不掉水分，相反能增加地里的水分。通过深刨，把地底下的寡土，薄土，冷土，硬土，翻在上边，把表土翻到下边，这些冷土经过太阳晒和熟土互相搅合，既调剂了土壤，又增加了活土层，提高了地力，所以苗长得快，长得好。到了秋耕，过去没有深刨，两头牛一天耕一亩半，经过深刨后，土松了，地软了，两头牛一天耕二亩半，增加了一亩。耕的数量多了，质量好了，耕得也深了。大家说深刨对秋耕也有好处。

往年春天播种前，地里杂草多，总要先消灭一次杂草，可是这一年春天，凡是深刨过的地里都没有杂草。就是那种过冬草，叫“宿根草”，也没有了。深刨可以铲草除根，大家说这又是一个好处。这一下我们掌握了

消灭杂草的规律。通过连年深刨，把危害作物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杂草消灭掉了，提高了地力、水分。

密植和耕作制度也有密切的联系。过去我们种的都是单一作物，种玉米就是单纯种玉米，种谷子就是单纯种谷子，没有套种和间作。我们为了解决通风透光问题，进行了间作，就是用高秆和低秆作物的间作来减少低产作物的面积。如果麻、麦、谷、黍、豆都占用播种面积，低产作物比重大，即使高产作物长得好，产量高，低产作物一拉就下来了。因此，我们把小杂粮、低产作物都在高秆地里间作套种，利用地边、地角，节省了低产作物的种植面积，把高产作物面积扩大了，提高了产量。虽然我们没有平地，都是山坡地，可是它的通风透光条件好。搞密植，平原地区的通风透光条件就不如山区。比如说，在山区，地边、地角都可以利用通风透光条件好来密植。在同一块地里，中间的通风透光条件差一点，我们就适当少密植，株距大一点。这样，地边和地墙，地角和中心都有不同的安排，不是盲目地为下种而下种。

大寨在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，是寸步不让，对于土地，那是寸土必种。我们那里是山区，山害很多，或者其他原因，经常会造成苗不全。苗不全就要补全，